

歸來與歸去

韓榕 著

三個歸國華僑學生的故事



海峽兩岸文化協會出版

歸來與歸去

韓 榕 著

三個歸國華僑學生的故事

海峽兩岸文化協會出版

歸來與歸去

著者：韓 榕

書名題字：劉英烈

編輯：劍 萍

出版：海峽兩岸文化協會

電話：60125635

電郵：taikinp@yahoo.com.hk

印刷：一豐印刷有限公司

規格：140mmX210mm

國際書號：978-988-17943-7-6

定價：30 元

第一章

一九五四年四月的一天，凌晨三時許，一艘印尼首都雅加達開來香港的《芝萬伊輪》經過七晝夜的航程抵埠了。

《芝萬伊輪》載着七百多名自願回國的印尼歸僑，大部份都是青年學生，他（她）們懷着對新中國的熱愛和嚮往的心情，希望回國參加學習和工作，——建設自己的美好祖國。

我也是其中一份子，那時居於加里曼丹島的三發鎮，老父早逝，家母帶著我和二位姐姐二個兄弟過着艱辛的生活，小弟還是殘疾的哩，十六歲的我，在那裏的中華小學半工半讀。我是在校長張繼仁介紹下，替我辦妥回國手續的。

中華小學校長張繼仁是我的姨丈，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後，他曾經回國讀書，據說就讀於廣東潮州金山中學，——這是一間有着革命思想傳播的學校，講歷史的老師是自己編寫講義教導學生的，我想姨丈後來在印尼中華小學所講的知識，許多內容能夠影響我們學生的思想和行動。這跟他當年在金山中學接受的教育是分不開的，那時我已經小學

畢業了。因為家境貧苦，所以輟學在姨母開的雜貨店當店員和記賬。有一天，當我正把人家賒欠的賬記在牆壁的黑皮上時，突然一雙有力的手掌搭在我的肩上，我回頭一看，迎面是一張斯文和藹的笑臉。原來是姨丈張校長，他笑一笑對我說：“施勤鑫，有機會可以回國讀書和工作，你想不想？”我頓感愕然，卻又非常愜意地凝視著他，不假思索地果斷地大聲回答：“想！很想！”老實說，我確是朝思暮想希望有一天能回國，能回到母親常說起的故鄉——唐山。這時，姨丈溫和地拉着我的手說：“想好了，跟你媽媽好好地說清楚。有什麼困難，我再幫你！”果然，從想到行，卻經過一番不懈努力，不但說服了我母親，而且還得到鄰居羅大嬸的支持，她的兒子羅崗是我束發髻齡的同伴，我們便一起同船回國。在船上我們結識了僑居棉蘭的林一舟，他是一位沉默寡言，性格恬靜的人，在生人面前說話仍帶點羞怯的樣子，跟羅崗坦率開朗，有時沒頭沒腦地大聲說話的性格大不相同。

我們一群人擠在統艙裡，從千島之國的彼岸一漂就抵達了祖國的南大門海面，一股激情使大家忘却了旅程的顛簸疲勞，南海的風浪起伏，也像每個人的心頭那樣起伏不停——七晝夜的船倉裡，充滿

着熾烈的歡笑聲，幾位帶手風琴的人不時拉着民族音樂和唱著歌，有的甚至禁不住蹦蹦跳起舞來，給船倉增添了樂趣，令船倉的氣氛生動活潑。長夜漫漫，這群從千島之國衝出來的青春充沛的男女青年，有的徹夜都在交談理想……

船泊香港維多利亞港時，天還未亮，迷蒙的大霧籠罩着港口，沒法看清香港的面貌。黎明時，我們由小船駁上岸，霧還沒有散，我們帶着隨身的行李排隊走向九龍火車站，“這就是尖沙咀”不知是誰這樣說，我想像中的香港九龍乃是洋樓大廈，燈紅酒綠的繁華世界，乍見得火車站周圍還有些荒涼痕迹，留在我心中印像深刻的唯有那座屹立尖沙咀海傍的九龍鐘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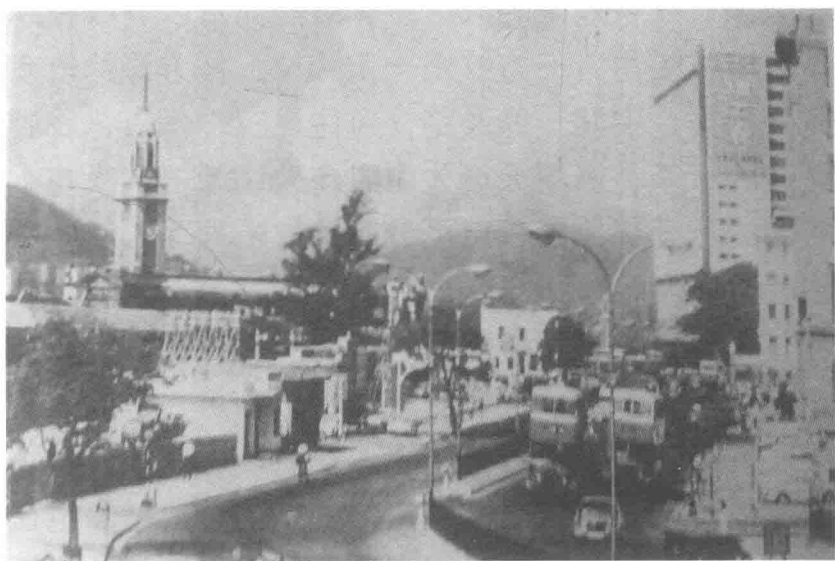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的目的地是廣州華僑補習學校，路經香港不能停留，所以對香港只能驚鴻一瞥和霧裡看花，依稀之中，我們已被攆上火車，火車奔馳在九龍新界的原野上，經過的地方也沒有什麼特別吸引的東西。這時，太陽似乎拼命地衝出雲層探頭來看望我們。而我們心中感受到的溫暖卻是一心一意想到達新中國。火車抵達深圳口岸羅湖橋時，當面看着五星紅旗迎風飄揚招展，我們的心早已激動萬分，更何況那耳畔聽到擴音器送來了“五星紅旗迎風飄

揚，勝利歌聲多麼嘹亮，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。從今走向繁榮富強……”的歌聲，使我們更加振奮——理想的第一步已經實現，每個人的心已經實實在在地貼著祖國大地。

我們這群（批）海外歸來的學生很快就通過羅湖海關，身穿解放軍制服的服務員對我們滿面笑容十分熱情，由於沒法安排這麼多人當日乘火車到廣州，我們大部份人都得在深圳火車站過夜，那時深圳乃是祖國邊陲的一個小鎮，只有零落的幾條小街和小巷，除了華僑旅行社和幾家小旅店外，並沒有大的酒店和賓館，所以大家只好抬着行李在火車站大廳坐椅上過夜。——這是我們回祖國難忘的一夜啊！雖然深圳的蚊子毫不客氣地貪婪地叮着我們這群陌生人，但徹夜通宵我們還是一邊嚼着餅乾，一邊有說有笑，嘻嘻哈哈地把火車站大廳的氣氛搞的熱熱烘烘，盡管這個節氣還滯留着一點春寒，但有的人解開毛毯蒙着頭在裏面哼歌或發夢，男的一堆，女的一簇，大家抱着共同的理想，朝着共同的目標，誰也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將理想實現？大家只是充滿着一個共同的信念，我現在回到祖國的懷抱……

我發覺林一舟抱着膝頭在疑思，不知他心中在想什麼，羅崗把背靠着水泥柱，在撫弄他的口琴，

而我也因為眼前將會開始的新生活而睡不着覺。我想：“這時，我不能確切地明白自己所期待環境會怎樣，會如何影響我的人生，明知新生活會給我帶來怎樣的前途，我自己覺得太單純了，像一泓清晰的湖水，像一張潔白的畫紙，思想的概念只有一個：唐山——故鄉——祖國，也許因為懷著這樣的思想感情，我才會回唐山來。想來想去，想這想那，不知什麼時候迷迷糊糊中睡了一覺，當羅崗踢醒我時，又迎來一個黎明，我們這批人被安排早班車往廣州去。



早年尖沙咀之鐘樓一帶

第二章

我們成批印尼僑生來到廣州石牌華僑補習學校。補習學校的學生有從印尼來的，也有從馬來西亞來、菲律賓、泰國、緬甸、印度來的。因為人多的緣故，宿舍安排不下，所以只好住在教室，大家席地而卧，地面鋪上一層稻草，便覺得軟綿綿舒服，人人都挂上蚊帳。印尼來的人遵從古訓，認為當年“三寶太監”下西洋。用帳把南方的鱷魚網來瓜哇島，因此回唐山時切不可把蚊帳帶回，由於這個原因，沒帶蚊帳的人很多，這些人可以向學校總務處借蚊帳用，一方蚊帳一個鋪位，長方形的教室分列兩排，中間一條通路，可住足三十個人，我們托運的行李，過兩天後才由船務公司派運到學校，各人的行李都放置在自己分配的蚊帳裡面，新的生活就這樣開始了。

那時，早餐吃饅頭肉粥、油條、粉粿，有時加一碗豆漿，午餐、晚餐多數吃飯。有魚、有肉、有菜、有湯。鮮魚多數是炸的。較多是吃咸魚，食物還算很豐富。開飯在禮堂，開會在禮堂，討論也在禮堂，開聯歡晚會，看戲或放電影也在禮堂。這拱

形的大禮堂是用竹篷搭建的，可容納一、二千人開會，除了臺上是用規格石條砌壘起的，所有的根柱都是衫木和巨竹構成的，臺上正中挂毛主席的巨幅畫像，兩側挂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寧、斯大林畫像。臺下寬敞的禮堂四分之一的地方擺著很多方桌和長椅，廚房就在後面幾間簡陋的灰瓦屋連在一起，十幾個廚工每日從早忙到晚，專事煮飯給這間全世界來的僑生和教職員工吃喝。開飯時成千的碗碟聲，咀嚼聲，氣息聲交匯成一套特別的音樂。每個靈魂在享受飲食的滋味……

我們從宿舍到禮堂至少要往返三五次，經過一條彎曲卵石鋪的小道。兩旁是成排的印度桉樹，禮堂外連接操場的幾處曠地，那時節，幾棵高聳的英雄樹（木綿）枝上只留下紅花綻開後的葩蕾，那些嫩葉正在爭相標青出來。禮堂幾處大路口幾株古老的大榕樹，亭亭如蓋。巨大的虬根盤地可以坐上十幾個人。每天清早禮堂門口的大黑板都會寫著各類通知或通告。“今天上午九時，全體學員集中禮堂聽政治報告”——諸如此類的內容，成為指導我們每日生活和學習的指針。

四月初的一天早上，禮堂門口貼出通知：“為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，今天上午九時特請駐軍首長給

全體學員演講無產階級工人運動史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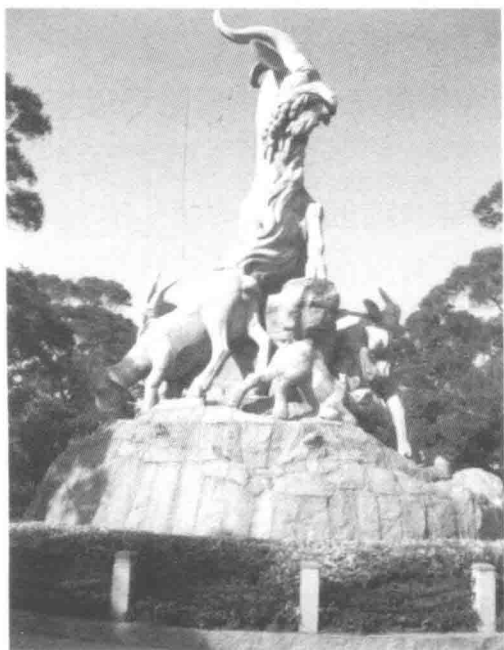
“施勤鑫，無產階級是什麼意思？”羅崗拿着個饅頭，一邊吃一邊問我，自進華僑學校，每天都會接觸到許多新鮮概念。對我來說，許多還是不清楚的，或者說簡直是不明不白的，當羅崗問我時，我連支吾的能力都缺乏。倒是林一舟常常自作聰明，並且頗能冷靜地替我回答：“無產階級就是窮人嘛”。

“那富人是那個階級？”羅崗跟着追問道。“資產階級，”林一舟瞥了我一眼說，似乎對自己的答案表示自信。其實這是很籠統的，以我當時的水平打從回國的第一天起，我就覺得迷惘和悵然。然而，在無數的新概念中，只有這二個概念“無產階級”和“資產階級”，在我以後漫長的歲月裡，時時刻刻在我的腦海裡升降浮沉，像每天的日出日落那樣影響着我的生活程序，因為它聯系在一起的政治和思想莫不套上了它，至於所謂歷史，我們倒是容易理解和接受——因為歷史給我們羅列了過多的事實，是真是假，我們也無從分辯，那時，在華僑補校，我們這群僑生都是自由自在的，沒有誰來嚴格管轄我們，學習和開會都是自由參加的。

“五一”這天，雖然廣州市區和郊區都有許多集會和慶祝活動。但是，我和羅崗、林一舟都沒有參加，

我們三人一伙相約吃完早餐便乘公共汽車到市內越秀公園玩耍。我們登上五層樓，俯視珠江河畔五羊城的景色，爬上白雲山極目南粵蒼翠碧綠的山川。眼底下有無數紅旗在招展，映照著祖國江山一片紅艷艷，況且是節日，令人覺得氣氛似旭日東升，前程無限光明，我們不禁升騰起一股愛國熱情，深感回國的動機是正確的，我選擇了離開誕生我的印尼，離開雙親和兄弟，奔向繁榮富強的自己的中華民族的故土，開始我人生新的歷程，前面將會怎樣的遭遇，此時此刻我不但想不到，也根本沒法想，因為不成熟的天真的理想代替了所有的想法，反而為今日能回到祖國的懷抱而自豪。

我們在華橋補校的三個月時間就是這樣學習——開會——討論，漫不經心地度過，那裏可以說是



廣州(穗城) 五羊雕塑

無憂無慮一心向上的過生活，吃住是國家供給的，自己身邊還有一點錢，所以日子過得很快樂，直到七月底，我和羅崗以及林一舟都被安排進上海滬江中學初中部念書，我們三人便打着行李乘搭穗滬的列車告別廣州五羊城。

第三章

林一舟在瀘江中學和我們一起只有一個學期，放寒假時適值春節來臨，他的父親夾公事和私事取道澳門回國，并特地到上海探望他，通過華僑聯合會將他轉學到廣東汕頭市華僑中學，理由是他的堂伯叔都住在汕頭市，這對他的生活會有所照顧，還有一個理由我後來才知道的，原來林一舟的父親在1952年與他們的堂叔和朋友通過華僑投資公司在汕頭市合資開了間“國泰漂染廠”公私合營後，每年仍然有股息可以領取，這筆股息雖然數目不是很大，但勉強可以支持林一舟生活零用。

一九五五年暑假，我在上海第一次回潮汕探親時，路經汕頭市，林一舟接我到他堂伯的家住了兩晚。這位堂伯當在五十歲上下，每天一早就到合資廠去上班，名義上是副廠長，實際上是負責管理廠的棉紗的出入貨物，堂伯中等身材，有點發胖，皮膚是赤黑色的，聽說昔年即抗戰前後是在汕頭市和港澳一帶走水貨的。從他的面部表情和儀態，留給我的印象固然有商人投機一面，但也有其坦率熱情好客善良的一面，我們見到他都是吃晚飯時分，他

會從街市特地買些海鮮來添菜，潮州的商人有吃宵夜的習慣，而這兩晚他吩咐堂伯母別煮白粥，他特地帶我和林一舟去吃汕頭市馳名的“西天巷蠔烙”和“新興街牛肉丸”以及“老媽宮粽球”——這對我這個第一次踏足故鄉的人來說，就是一種極好的飲食文化享受。以至于這三種馳名海內外的美食，幾十年來一直令我回味無窮。

雖然只住兩晚，但我卻發現一件至今依然難以釋懷的事，林一舟的堂二姐林綺珊是一位外表溫存文靜的女子，居然在“三反五反”時登臺去揭自己父親早年在鄉下開設織布廠剝削工人的歷史，雖然是手工業，用手搖打梭來織布，但既然有僱工，便抹殺不了剝削工人血汗的成份。據說這就是她讀的第一中學的班主任啟發的結果——做女兒的當眾鬥爭父親剝削行為，這在我的觀念中始終是想不透的事，我的“天下無不是之父母”的思想受到衝擊，而她究竟是什麼巨大的思想力量去支配她同傳統的禮教觀念決裂，我則默然無以面對，在林一舟堂伯的家只見她吃完晚飯，便默默無聲地上四樓寢室。林一舟的堂伯母是一位極為傳統的農村婦女，大女兒林綺容嫁到新加坡去，昔年買來一位男孩，名為

林秉義作為養子，他與林一舟同齡，現在金山中學寄宿念初中，這幾天到老家揭陽探姑母，所以我們沒有見到他。

我的外婆和三位舅父都住在潮州古巷村，第三天吃完早餐，咸菜菜脯，炒花生、煮豆腐、送白粥後，林一舟幫我提行李到汽車站，送我登上開往潮州的公共汽車，握別時，兩人有點捨不得。但畢竟前路都是靠自己去創的，只盼以後多通信聯繫。



清·同治丁卯六年陽月重修的潮州街井

第四章

外婆和舅父我素未謀面，我施勤鑫只憑一紙地址去尋問。我在古巷站落車，自己背一袋擰一袋跨過一道水渠溝，越過一道石板橋，見村口前面有塊大石碑，果真刻着“古巷村”三個字，我便大膽向前走去。我已經十九歲了，我和林一舟和羅崗三人一起回國，他們都小我三歲，堪稱青少年的我，自覺“小心天下去得”的謹慎心態，一步一個腳印的向前走去。

“綠樹村邊合，青山郭外斜”，沿着碎石沙泥踏成的路口向村裏走去，路旁雜草灌木叢生，幾棵細葉大榕樹擋在路口，已經倒塌大半的圍牆前面，我剛進入村口半倒圍牆的裏面，幾隻黑色的小狗對着我狂吠，我嚇得不敢前進正在躊躇之際，一位老伯和老姆走出橫巷口出來，想必是一對老夫婦，老伯赤着背，腰間係着一條浴巾，老姆着一件破舊的芋麻布衫，手裡拿着掃帚，把幾隻狗么喝住了，我很禮貌地向這二位長者問我外婆的住處，他們嘻嘻的說：“你是阿蘭的仔，好呀！你外婆好想你們的呢！我帶你去見她”。這位好心的阿婆雖然脊梁有點彎，但走路還是穩健的，她老人家帶我沿着村邊黃泥土